

—▲—

郭蓉在她生命的途中已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大自然美妙多姿的造化,以及最初父母灵爱的撞击吻合之后,都在郭蓉的灵与肉上留下了他们最精华的部分。父亲的诚善,母亲的美慧,在郭蓉的眉眼或举手投足之间,都形成一种十分自然秀丽的流淌。这是一种昭示,是一种超脱和天作之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郭蓉生活的这座小城里,在那些婚恋失意的大男大女的行列中,郭蓉的容貌仍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虽然她在自己生命最辉煌的时候,仍孑然一身,既没有父母兄妹,也没有亲戚走动。多年独居养成的习惯,使她很少与外界的闲杂人等接触,但这也是一位二十六岁的姑娘成熟的表现。她集漂亮、清高、文雅、聪颖于一身,也不知是她父母或父母的父母修了什么样的善行善事,才在郭蓉的身上得到了令所有女子都为之羡慕的正果。

甲午海战之后,闭关锁国的中国终于被洋枪洋炮打破,一时间洋人生产的各种日用品也相继流入中国。洋火、洋面、洋布、洋袜、洋油等等无一不洋,就连外国的洋教士也异想天开地来到中国传教布道兴建教堂。解放前,郭蓉居住的这座小城内就有两座教堂,大的一座在小城一中的学校内,文革初期破四旧时给拆了。另一座教堂规模则要小得多,座落在小城西北角黄家街的西头。虽然小,但建筑奇特,所幸的是,也因为小,影响不大,才得以保存下来。在小教堂的斜对面,有一条不足五十米的小街叫棋盘街,街上

清一色的土墙草房。这是很久以前盖的,教堂里所有的杂役神职人员包括牧师在内,全都住在棋盘街的草房里。他们在劝人为善的同时,也体会一下粗茶淡饭、布衣寒舍的真正含义。

郭蓉就住在棋盘街路南一所小院的三间草房里。解放前,郭蓉的父亲是小教堂里的牧师,后来跟了主教出国考察时,国内解放了。他因政治上种种难以说明的原因,一直未能回国。解放后,教堂里所有的产业都被没收。但在棋盘街,郭蓉和母亲分到了她们一直居住着的这座小院和三间草房。

从小学到中学,郭蓉一直被公认为学校的帅姑和校花。无论学校举行什么样的庆典会议,有需要学生献花献词的地方,郭蓉总是头一个被选中,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中,去完成老师交给她的神圣使命。这无疑成了一种动力,敦促她在学习上加倍努力。郭蓉的母亲是位教师,在日常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给了郭蓉许多启迪和帮助。这些都使郭蓉如鱼得水般地把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郭蓉上学晚些,那个时代的孩子们上学都晚。从九岁上学到二十一岁高中毕业,郭蓉完成了她一生中漫长而又重要的一次飞跃,正当她兴致勃勃地准备要向高等学府冲刺的时候,母亲病了。这位因常年思念丈夫的中年妇女,在郭蓉一生中最重要的关头,她再也绷不住精神上的那根神经了,终于在一场恶梦之后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住进了城北精神病院,一住就是两年。这两年里,郭蓉已完全放弃了准备高考的计划,只陪伴母亲在医院里吃药打针,就连劳动学校分配给她的工作,她也都推掉了。她想,以后有的是工作机会。但命运却给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等母亲基本上病愈出院后不久,文革开始了。在运动开始后没几天,郭蓉接到了劳动学校解散前的最后一次分配通知。通知上让郭蓉某月某日去建筑五队报到,通知里还附了一张便条,是那位好心的下

通知的老师写的：“学校即将解散，这是最后一次分配，学校对你做了最大努力，望慎重考虑。”郭蓉看完了通知与便条，没怎么考虑会有什么苦与累，就决定去建筑队报到，很快便在建筑五队上班。但是母亲却在文革初期的批斗中，终因精神再一次崩溃而含怨死去。从此，郭蓉便孤灯只影地在队上和家里度过了四个寒暑春秋。

三间草房一座不大的小院，再有的就是母亲在世时置办下的旧家具，这一切便是母亲留给郭蓉的全部遗产。在母亲去世后的好长时间内，郭蓉都没能从悲哀中走出，白天除了正常的工作外，晚上，郭蓉常常沉缅于母亲在世时的那些岁月里，其中既有甜蜜的回忆，也有令人伤感的往事。过度的沉缅过去，使郭蓉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典雅、含蓄、丰富，更富于同情心。但四年的建筑工作，也使郭蓉改变了许多，尤其在言谈举止上，她尽量和大家打成一片。她知道，这种人乡随俗的做法能免去自己不少的麻烦。但到了家中，郭蓉便又恢复了原来的自我。母亲的逝世再加上政治上的各种歧视和冷落，郭蓉便不自觉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因此这四年里，她的生活是相对宁静的。至于爱情，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郭蓉才用自己梦中的臆想来填补这空白多年的领域。

工地上一些干小工的妇女们，在搬砖、和灰或操锨递瓦的空当子，都不免对郭蓉一身的姣好而赞叹不已。曾有人这样对郭蓉说：“郭蓉，你这么大了，还不赶快嫁个男人算啦，我像你这么大时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你是不知道那些刚结了婚的男人夜里是个什么样子，一个个全像些饿极了眼的狼，说啥也吃不饱。”这样的话在建筑队里已算是高等文明的语言了。且不说淫词秽语，甚至有的男女在广庭之下以假乱真地动手动脚也是极平常的事。但在郭蓉面前还从未有人敢放肆过。郭蓉的清高与美貌，都令那些有心无胆的男人们望而生畏。能够和郭蓉说上几句玩笑的也只有那些同性别的女人。就这还要受到郭蓉反唇相讥地攻击。开始时郭蓉听到

女人们类似的话不习惯,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而且都能很巧妙地应付过去。现在郭蓉听了类似的话,也常常不急不慢心平气和地回敬道:“那你就好好地喂他,任啥也别干,没黑没白地喂他,一人喂不过来,便叫上你亲的干的妹子姐们一块去喂,看能喂饱了不?”每每郭蓉这样的话出了口,都使对方招架不住,便佯怒地赶着郭蓉打她几下才觉合了脸面,郭蓉也就乖巧地就坡下驴,让对方轻轻地打几下,把一切都圆了过去。在这种工地与家里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郭蓉不由自主地养成了一种习惯或是自律。在家里讲的话,绝不拿到工地上去讲,同样工地上对付悍妇们的话,也绝不带到家里或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其他地方去。郭蓉是个十分明智而又成熟的姑娘,她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用不同的框架镶焊起来,决不使自己认为是糟粕的东西缠上身。这与其说是条自律,还不如说是郭蓉与生俱来的天性,在郭蓉的血液与骨髓里,就流动着这种对美好与善良的向往。

二

爱的诱惑力在郭蓉这般年龄的姑娘面前是巨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同事们也曾热心地给郭蓉介绍过对象,但终因都不是郭蓉心目中喜欢的那种人而未能成正果。

文革开始后不久,同事们介绍给郭蓉的第一位青年人,是城里二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叫许久。文革前许久曾是小城里的模范教师,戴一副高度的白边近视镜,在厚厚的镜片后面,那对凹陷在眼窝里的双眼,在镜片的作用下给人一种高精度聚焦的感觉。许久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独树一帜,极具个人风格。文革前,许久在一次有领导和同仁们参加的观摩教学中,他用通俗简单的教学方式,使全班的学生和在座的领导及同仁们为之惊讶,他讲道:“两个点之间的含义,是连狗都明白的道理。”这句听似骂人的话一出口,无不惊呆了在座的所有人,继尔许久又继续下去:“假如你在一大块麦地里呼唤一条与你十分熟悉的狗,它绝不会绕上几个弯子才跑到你面前来,而是听到呼唤直奔你的脚下……”许久讲完后好长一阵沉默,整个课堂静得犹如亘古时的一片蛮荒。当时在座的教育局长,第一个为许久简练而又通俗的比喻鼓起了掌。从此,许久在教学上狗的道理,在小城的教育界里便不胫而走。也正是这种连狗都明白的道理,文革后不久,许久便被揪了出来,人给批斗得死去活来。深藏在镜片后面的那对凹陷的双眼,在镜片一圈圈光圈的作用下,也变成了一圈圈无法聚焦的闪光,有漠然,有无奈,也有绝望。

许久便是在这种背时的情况下与郭蓉见了一面。郭蓉对这位文革前曾名噪一时的模范教师也早有所闻,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落到如此境地。同情之余看着已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几度徘徊的许久,心里便不由自主地有了一阵不寒而栗的恐惧,郭蓉不愿自己的后代再受到歧视,最后俩人都在漠然的无奈中,握手道了声珍重便各自东西了。

人性的正反两面往往是出乎预料的,在与许久分手后不久,热心的同事们又给郭蓉介绍了一位造反组织的司令。这是一个扳着脚趾头数数也常常迷糊,又如黑瞎子掰棒子全不知个所以然的半熟。与郭蓉见面三分钟后,这位半熟的司令便颠三倒四地背起了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四海翻腾发大水,五洲震荡摸大鱼……天也转、地也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半熟司令疯疯颠颠大放厥词的时候,郭蓉便悄然走了。后来又有过几次类似的约会,但都未能如愿,再往后,郭蓉坦然地总结出了一条经验:意中郎君,那是可遇面不可求的缘分。人算不如天算。于是郭蓉继续守着自己宁静的日子。

郭蓉一般不和外界接触,追求她的人自然就少,但不是没有。工地上的头头杜保华就一直在暗中热烈地追求着郭蓉。杜保华的追求不是从形式上直接表现的,他采取了古老而又含蓄的传统方式向她求爱。这样的求爱方式需要有极好的韧性和耐心,还要经过漫长的感化才能奏效。杜保华和郭蓉是同一天从劳动学校分到建筑队的,只在报到那天俩人才都知是同学,从而俩人的心里也就都相互确认了这种比一般同事要高出一筹的关系。

这是劳动学校第二次给杜保华分配工作了,也是杜保华终生难忘的事。第一次他被分到城建局的下属单位,在古槐房管所里干木工,主要工作是对房管所管辖的房屋进行维修,制作窗子、门扇或房架。所里的木工加上杜保华才两个,另一个叫孔德胜,是位

三十出头，人长得高大白胖。他人虽长得极面善，但做起事来却是极见不得天日。当时分到木工房时，领导讲定了让保华跟他学技术，姓孔的也当着领导的面拍着胸说：“放心，一定好好教他待他，就俩人还能处不好？”领导听了放心地走了，这也算是认了师门，为此杜保华在第二天晚上，把孔德胜请到家里，认真而又丰盛地宴请了新认下的师傅。从此，杜保华静下心来打算认真地跟孔德胜干工作。房管所的维修工作出外干活的时候多。第一次出外干活的时候，杜保华拉了板车装上干活用的木料和工具，便跟在孔德胜的背后走，半路上孔德胜让保华停下，从车上拿了几根他早已锯好刨光了的两米来长的方木对保华说：“你把这些送到我家去。”每次干这事保华也没多想，便接过方木扛着送到了孔得胜家里。事情就怕开了头，以后孔德胜便经常借外出工作的便利，运些木料或别的东西出来，让保华或扛或拿地送到自己家去。技术上他也教保华，但教得却极浅。一年下来，杜保华差不多快要成为一个职业盗贼了，但技术却学了没多少。在一次外出干活时，孔德胜又让保华将拼好缝的木板送到他家去，这次保华终于拒绝了说：“师傅，这事我不能常干，我才来也不担事，让领导或所里的人撞上了怎么办？还是你自个送回家吧。”保华话不多，但却说得十分坚决，孔德胜脸上当时灰暗了阵子，才自个扛了木板送回家去。

从此以后，再外出干活时，孔德胜再也不往家里倒腾东西了，他不光不让保华再干了，就连自个也不干了，仿佛改邪归正了一样。在面上对保华还是一如既往，但技术上却是任啥也不教了，碰上保华干不了的技术活，他却认真地分开来干，故意刁难保华。暗地里却还经常去领导那里汇报，汇报是领导们最喜欢的做法了，而且孔德胜汇报的花样也很多。保华便渐渐地在领导眼里成了一个猜不透的阴阳人，而且领导找保华谈话的次数也多了，谈话的内容全是些保华摸不着边际的话题。保华迷惑了，但在领导的眼里，保

华的迷惑却成了一种老谋深算。自己解不了的事，回到家里保华便说给父亲听，做父亲的看到儿子又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便意味深长地嘱咐他说：“少说话多干活，尤其在领导面前说话要小心，再干干看吧，实在不行时再说。”

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中又过了两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在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初期，未来会怎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保华的父亲，这位戴了近十年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毅然决然地对保华说：“别在房管所干了，回劳动学校去重新分配工作。”保华也确实是在所里呆够了，并且总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在父亲的劝说下，保华放弃了三年的工龄和国营单位的优越，又重新回到了劳动学校。时逢劳动学校解散前的最后一次分配，已没了挑选单位和工作的余地。最后，杜保华抱定了老天爷饿不死瞎眼鹰的想法，去建筑队报到上了班。时至今日保华想起在房管所的事来，仍心有余悸。如在那里待到今日，怕早已成了阶下囚。通过这事，保华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往对右派父亲不尊重的看法与做法。父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做儿子的脱离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保华也再一次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做人的一切正常感觉。

杜保华有了在房管所的经验教训，进队上班后便时时告诫自己凡事要小心。保华生来忠厚、笃实，肯干实事又有文化，进队的第二年，便破格地被提拔为一个工地的负责人，领着男女老少几十口子独立地干一项工程。杜保华在每天的分工上都是最后一个分配郭蓉工作的。有了同学的那种关系，又知道她没了任何亲人，所以分配工作时，都是拣最轻最干净的活儿给她。逢年过节也是用那种古老而又实惠的方式，对郭蓉表达自己的心意。

例如端午节，保华把所有的人都支派走后，只剩了郭蓉和小时，保华便从自己包里拿出几个粽子来对郭蓉说：“端午节了，吃几个粽子提提一年的念想，你一人在家里做粽子不方便；从家里随便

拿了几个，吃吧，这也是咱老辈上传下来的俗事……”

在最初的一两次里郭蓉不敢受用，也不愿受用。就是从那一两次里，郭蓉才知道了杜保华死犟的脾性来。

郭蓉在第一次面对了保华送自己粽子时，心情有些慌乱地说：“不不，别这样，这样会……”

杜保华犹如被当场掴了一耳刮子一样，脸骤然间便红了，他把手里的粽子丢到地上一个，用脚踩了说：“不吃？那就当泡踩了它。”说完踩完，把粽子放到郭蓉手上走了。郭蓉是在惊愕中接了粽子的，等她清醒过来时，才发觉手里已拿了粽子，而保华人却早已走了。

保华第二次送郭蓉东西，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也是把所有人都支开了后，杜保华从提包里取出饭盒来，有些窘迫地对郭蓉说：“明个中秋节了，家里做的八宝饭，给你带了些，尝尝吧。”郭蓉沉默地看着杜保华好久，才用了对付悍妇的语气说：“你先放地上踩出几个响来，我再拿了……”杜保华听后知错般憨厚地笑了，但仍不示弱地说：“我没那本事，要踩你踩吧。”说完像上次那样，把饭盒往郭蓉手里一放，人也倔倔地走了。但他心里似乎也感觉到了，郭蓉不多的话语似乎是一种暗示或者默认，具体是什么他一时还说不上来，只是在感觉上他觉得一切都还顺利。

三

建筑队上的活儿，少说一两个月，多说一年半载换个新工地。杜保华领着他那班人马，干完了造纸厂的工程后，在七零年春末夏初的时节，又把人员设备转移到城北丝杠厂的工地上来。等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六月中旬的一天，新工地的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了。由于丝杠厂工程大，工期要求短，工地上人手有些不够，所以队上又给杜保华派了些新招的临时工来。这些人大都是一时没有就业的机会，又因家庭贫困所致，才到建筑队上找些临时工干干，近处解决了家庭生活的燃眉之急，远了，对就业或招工也是种极好的过渡。这些临时工们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二十出头，全是清一色的青年男女。在这些人中，有一位身着半旧的黑裤蓝褂，留着学生头，脚下穿一双半旧的绿色解放鞋，十七八岁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引起了郭蓉的注意。

早晨在工棚里一上班时，郭蓉就注意到，突然间多了许多的年轻人，杜保华在分配工作时，郭蓉根本无心听他讲些什么，只把那些新来的青年男女，用目光仔仔细细地滤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停在了那个眉清目秀穿黑裤蓝褂的青年人身上。点名时郭蓉认真听了，那青年人叫刘明，人看去话不多，也有些腼腆，郭蓉还注意到，点名时青年人的脸红了。

因是新工地刚开工，一时间还用不上许多有技术的工人，只把许多男女老少的小工们派到工地上挖土方。郭蓉虽说是正式工人，但因没什么技术，也排在了小工的行列里。杜保华这天也把郭

蓉派下去挖土方，头一天干活又是新人新工地，他不想在众人面前留下话柄。郭蓉明白保华的意思，一声没吭扛上镐和锹走了。说来也巧，那个叫刘明的小伙子，也随了工地上的会计兼保管老郑到了郭蓉正挖着的那段地槽的北头。老郑弓着背对他说：“你就在这里挖，宽一米深一米，七米半长，和她挖接了碴算完。”老郑说着用手往南指了指正拄着镐把往这边看的郭蓉。叫刘明的青年看着郭蓉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便按着石灰线往下挖。老郑则走到郭蓉那边帮她挖起来。干了阵活，老郑怕刘明还不明白，又过来对他说：“这是西山墙，一共是十五米，你挖一半就行。”说完，老郑弓着背，身子也随了脚步一栽一冲地走了。

郭蓉干活干得热了，索性把外衣脱掉，上身只穿了件粉红色的褂头，裤子也卷到了膝盖，露出圆润白嫩而又光洁的小腿来，两支修长匀称柔若无骨的胳膊让人看了，说什么也不能相信能举得动那十几斤重的铁镐。还有她丰满的乳房，随着每一次铁镐落下时的震动，也都会出现一阵迷人的颤颤。

这边刘明也干活干得热了，脱衣服时，他发现了郭蓉身上那迷人的颤动之处，便马上收回了目光，只觉多看一眼也是犯罪。郭蓉干了会儿又停下用手拄了镐把，看着气喘中脱衣的刘明问：“你是才来的？”刘明虚视了目光点点头算是回答，郭蓉见他腼腆只好放平了声音说：“天太热，慢慢干。”刘明又笑着点头算是应了。

“郭蓉。”这时过来一位二十七八岁，黄眼睛黄头发像猴一般瘦尖嘴瘪腮的青年人，蹲在郭蓉身后，嘴里继续说道：“你这腿……”说着就要伸手去摸，郭蓉无声无息地提起了镐，对着黄毛青年说：“伸手呀……”黄毛见状忙又缩回了手说：“何必呢，闹玩。”此时郭蓉一脸正气，一股不容侵犯的尊严，对黄毛喝斥道：“小毛孩，以后再敢动手动脚，小心我砸断你的手。”黄毛这才没趣地走开了。看着走远了的黄毛，郭蓉开心地笑了，刘明听出那笑声里分明是带了

嘲弄的意思。但他没敢往那边看，只赶紧弯了腰又去干活。

大凡于建筑的人，在外表上都会给人一种十分粗犷的感觉，这种粗犷是在常年风吹日晒的雕琢中形成的，杜保华就在这雕琢中渐渐地变成了一条标准的北方汉子。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正是人生的颠峰状态，方脸方口狮子鼻，两只大耳，不高不矮粗粗墩墩的身架显得异常孔武有力。杜保华虽说是头儿不用跟班干活，但他还是一年四季都把工作服穿在身上，除了夏天很热时，他才穿件半旧的粗布白褂权且当了工作服。冬季则是一件穿了数个冬天的蓝色制服棉袄，脚上穿双深腰的古铜色翻毛皮鞋，在春夏秋三季，他全是穿那种纳底的布鞋。杜保华全身上下都给人一种既朴素又威严的感觉。动怒时身上透着一股剽悍的野劲，就连他一天两次吹收工的哨子，也是憋足了劲吹得贼响，乍听的人浑身的汗毛都会直了起来。中午收工时，刘明就让杜保华贼叫般的哨子给吹直了汗毛吹慌了心，他有些躁恼地将镐往地槽里一扔，双手捂了耳朵蹲在地上，等哨声过了才嘟嘟囔囔地站起身来说：“逮贼呢，狼不狼、狗不狗的这是什么熊声音。”郭蓉听了他极为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笑得直不起腰来，笑了许久才止住眼里溢出来的泪说：“这是收工吃饭的哨子，走吧，吃饭去。”刘明听后扛了镐提了锨就要走，郭蓉见了忙对他解释说：“工具不用拿，放这儿就行，中午吃饭就一会儿的工夫，你看，别人都没拿。”刘明照着她的话做了，并对她投去感谢的目光。

“你带饭了吗？”

“带饭？不是回家吃饭吗？”他愕然地反问她。

“中午就那点喘气的功夫，你还想回家吃？告诉你吧，咱这里中午就一小时吃饭时间，十一点半收工、十二点半出工，你寻思还能和工厂一样上下班？”刘明傻眼了，他算了算，这一小时刚够他步行到家的时间。中午大伙儿吃饭的时候，刘明自个躺在树荫下的

沙堆上，闭着眼听着肚里饥肠辘辘的声音。

“饿了吧？”刘明被突如其来的说话声给惊坐起来，是她？刘明倍觉奇怪地看着蹲在面前的郭蓉。

“来吧，一块吃，一会儿又要干活了。”说话时郭蓉语气十分诚恳柔和，与对待黄毛时的态度判若俩人。刘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不……我不饿。”郭蓉故意用手掂着馒头说：“真不饿？那我先吃了。”说罢便在馒头上咬了一口，又坐在刘明的对面吃起来。刘明禁不住这诱惑，很明显地往肚里咽了口水，郭蓉看到后笑了，说：“吃吧。年轻地别饿坏了身子，实真过意不去，明天你请我。”郭蓉说完把馒头小勺递给他。刘明也真饿急了，接过馒头便迫不及待地一口咬掉了半个，又用勺子从俩人中间地上的饭盒里，抄了满满一勺子芸豆炒肉片，就往已经没有多少空隙的嘴里塞，郭蓉见了便有意但却十分和善地揶揄道：“不饿就慢点吃……”刘明听了连噎带羞地红了脸。吃完饭郭蓉又不知从哪儿端来一缸子茶水，趁喝茶闲聊的工夫，俩人都用心地打量了对方。

在郭蓉的眼里，刘明还是个毛头小子，但人却长得十分秀气，眼睛适中还有些女人的水性在里面，浓浓的剑眉，不算挺直的鼻子，嘴不大不小，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整个脸盘加上不长不短学生式样的头发，给人一种浓重的学生味，还未发育成熟的身材也已经十分匀称了。郭蓉仔细地看过他，心里不禁起了一阵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悸动，这不正是自己期待中的人吗？心里想着嘴里便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声：“只可惜，太小了……”

刘明在郭蓉看自己的同时，把她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于女性他还处在十分朦胧而又好奇神秘的阶段，他只觉郭蓉长得十分美丽动人，身上的每一处都透着女性的优点和魅力。就连她身上随了阵阵热风扑到他脸上的气息，也是含了女人最好闻最醉人的肉香。郭蓉身上粉红色的褂头和被她丰挺的乳房衬出曲线的胸

部，真是无与伦比。她待人和气很会帮助人。看着郭蓉，刘明的心里便产生了一种渴求，觉着如果自己有这么一个姐姐就太好了。年轻人大都心直口快，心里想了便脱口而出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姐就好了。”郭蓉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我叫郭蓉，你以后就喊我蓉姐好了。”刘明听后当真就甜甜地喊了声：“蓉姐。”郭蓉听后心里一阵难以形容的兴奋，用手轻轻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行，你这嘴够甜的……”

下午，郭蓉把划给自己的地槽挖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刘明便挖完了老郑划给他的那段地槽。离下班的时候还早，刘明便过去帮郭蓉挖。郭蓉拄了镐把交待刘明说：“你今天挖得不少了，悠着点干，年轻地别累坏了身体。”刘明听后感激地冲她笑笑没说话，只顾使劲地抡着镐干活。郭蓉累了索性坐到地槽的荫凉处说：“坐下，待会儿就收工了。”刘明有些羞怯地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坐下，郭蓉见了想说：“离这么远坐了怕谁，我又吃不了你。”但转而又想，毕竟是头天干活才认识的，这一切也都在情理之中。

收工后，杜保华对大伙下了个通知，晚上七点钟到队上去，看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怎样在天上飞行的。宣布通知时，杜保华脸上十分严肃。可是刘明今天确实累了，犹豫再三后还是说：“杜师傅，我想请假，我……”杜保华出人意料地说：“行，晚上你不用去了。”看杜保华如此干脆地准了刘明的假，郭蓉悄悄走到他身边小声地说：“看出来没有，给你面子不小。”下完通知后，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刘明，刘明发觉了，便微低了头快步走出人群，郭蓉见了暗自说：“做为一个人，他还是块毛坯……”

四

第二天出工前点完名，杜保华横眉竖眼地怒视了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了那个黄毛青年的身上。黄毛今天穿了一件肥大的军褂。

“马嘎子，昨晚不去开会干嘛去了？”叫马嘎子的黄毛站起来，嘴里叼着根烟卷，晃着他那颗比猴头人不了多少的脑袋，双手抱在胸前，腿上像按了弹簧似的，整个身子不住地颤悠着说：“没干什么，谈恋爱去了。”马嘎子满不在乎地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杜保华又换了个口气十分平稳地问他：“为什么不请假？”马嘎子嘴里吐着烟卷还是满不在乎地说：“给你说了。”杜保华紧跟着问了一句：“说说就算请假了？”

“你说怎么才算，给你磕头？”

“你狗日的不去开会还有理？还谈恋爱去了，你那叫恋爱，和狗恋秧子差不多……”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杜保华没笑。

“谁狗恋秧子……？”马嘎子一时没了应付的话，人也嗫嗫嚅嚅地丧了气。杜保华则抓住了时机好一阵穷追猛打，说：“小熊孩，给我打马唬眼，回家把你那小鸡巴毛数清了再来糊弄我。老郑，给他划一天旷工。”老郑弓着背应了一声：“好来。”用笔在考勤本上画了一道，马嘎子见状急了，尖着猴一般的嗓子说道：“你给谁划旷工？昨天那孩子也没去开会，你怎么不给他划旷工？”杜保华慢声地问：“说清楚，哪孩子？”马嘎子用手指着刘明说：“就是他，昨天才来

的。”杜保华更气，更心平气和地说：“昨天他挖了七方多土，你小子挖得还不到地一半，干啥不多狗恋秧子的事倒不少。告诉你，是我昨天没让他去开会的，不服气你到队上说去。没事啦，大伙儿都于活去吧。”等等。”杜保华又想起什么似地把要往外走的人都叫住。用手摸着那个歪嘴斜眼的中年男人说：“老陈，你带上几个妇女去打夯，刘明也去。”说完杜保华又点了几个妇女的名字，郭蓉也在其中。老陈交待完又对马嘎子说：“马嘎子，西山墙还有段地槽，你今天把它挖完。”马嘎子听了一蹦多高地嚷起来：“我不干，奶奶的，拿我的大头。”猴子般的脸果真就成了猴腩般的颜色。杜保华听后有意用话刺搔他说：“你说你想干什么吧，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就知道狗恋秧子痛快……”说完连杜保华也忍不住笑了，又说：“去吧，今天挖完，旷工就不给你划了。”众人听了也都劝马嘎子说：“行了，行了，够意思了。光棍打九九，不能打加一……”马嘎子无可奈何地被大伙儿拥出工棚去。

在打夯的人里头，除了刘明之外，其余的人都不是生手。其实打夯这种活，说累不累说轻不轻。会打夯的喊着号子，大伙的劲儿随着号子使到一块儿，不光不累还给人一种挺协调的节奏感。不会打夯的人闷闷吃吃地围到一块儿，各人拉各人的绳，那叫打死夯，力气用不到一块还容易出事。再严重点的，打夯打拧筋了，愣是谁看谁都不顺眼，而且把个夯拉得东倒西歪，不是砸脚就是碰头。老陈这个人别看嘴眼歪得不行，但打夯却是把好手，甭管多难缠的悍妇娘们，只要由他领着打夯，都会被他逗得眉开眼笑乐不可支。老陈能把好多的民间俗事、男情女意的生死别和一年四季都编成号子给喊出来。而且那感情和灵感，实在不是任何人教能孕育和触发的。高亢的，能让人一身激奋精神倍增。缠绵的，则让人情意绵绵地虚虚慌慌。在地槽旁等把打夯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后，郭蓉对老陈说：“老陈，喊号子。”听了郭蓉的话，老陈“喷”地一

声将嘴里的烟屁股吐出老远，又弯腰脱掉那双破布鞋磕了磕里面的砂子，把黑色带有白布腰围的便裤卷到膝盖，立起身后在看着周围的人时，把白粗布的褂袖也卷巴起来，然后抓住夯绳周围六七根圆撑中的其中两根，用斜眼又扫视了一圈后说：“开始了。”

“石榴呦，开花呦，开花在路旁哎嗨呦嗨呦嗨呦。”“蓬”地一声闷响，夯砸在地槽里很实在很有力。

“小媳妇，害口呦，想吃那个酸来呦嗨呦嗨呦。”

这次喊完号子没人拉绳，夯还在地槽里纹丝没动。其中有个胖大的妇女说：“不好，不好，来个盼五更。”老陈听后接着嗓子一转，用十分凄婉忧愁的调子喊起来。

“一更呦，夜黑呦，妹子想哥心酸呦；二更呦，夜深呦，妹子想哥心焦呦；三更呦，夜静呦，妹子想哥心烧呦；四更呦，鸡叫呦，想哥想得心碎呦；五更呦，天亮呦，哥哥快来亲妹呦嗨呦嗨呦。”

“蓬”的一声，随着号子的结束，这最后一夯砸得最有力，所有的人都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劲拉住了手中的夯绳，用力往空中一抖然后再用力往下一带，连老陈都觉得有点怪，兴许这些娘们的青春又被焕发了，所以这劲用得也有点邪。

“歇歇吧？”郭蓉用商量的口气说着，首先坐在昨天才挖出的土堆上。刘明精确地算了一下，满打满算才打了五夯，按五更的时辰计算，老陈的号子是一个时辰打一夯，五个更次只有五夯，而且在大伙刚有了兴致劲也才刚使出来时，她却十分和气地让大伙儿休息。更令刘明不解的是，所有的人，包括老陈在内，竟都顺从了郭蓉的吩咐。

老陈的手慢慢从夯上松开，深深地喘了口气，他这口气并不是累了才喘的，而是为了调节一下喊号子时扩大了肺活量和体力消耗的不平衡，不然的话人就很容易岔气。他就势坐在地槽里，从衣袋里掏出九分钱一盒的“向阳花”来，用他粗糙暴卷着厚皮老